

生活故事

宅家生活 安顿心情

■朱祖昌 文

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,让人们不得不宅在家里。这倒也好,忙碌的生活,紧张的节奏,暂时得到了缓解。宅在家里,睡到自然醒,吃到肚腹胀,微信看到眼睛酸,报纸翻到不耐烦,这无聊的生活难道就天天如此吗?

纷繁的世界,喧嚣的生活,使人精神亢奋,情绪活跃,也心情烦躁。唱歌、跳舞? 出游,健身? 聚餐,会友? 看电视,看电影? 逛商城,去超市? 都有兴趣,有时也无所适从。

很长时间了,疲惫的身躯没有得到休憩,凌乱的思绪没有得到梳理,烦躁的心情没有得到舒缓。新型冠状病毒的产生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平衡,也给了我们安顿心情的机会。平躺一下身躯,清空一下思绪,隔离一下自己,反思一下生活,警示一下现状。

面对疫情,能做些什么呢? 我们不是专家,不是医生,不是护士,面对疫情,无能为力。哦,能做的是宅在家里,不让病毒感染,减少病毒传播,

避免占用防疫公共资源,让其发挥最大效应,这不也是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所做的小小贡献嘛。

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看书了。抖落一下沾满灰尘的书籍,泡杯香茗,待在书房,静静读书。书籍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,更使我们明辨事理,分清善恶,提升境界,开阔眼界。在疫情面前,坚信国家的坚守、民族的意志、科学的力量,一定能打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战役。

疫情阻断了我们看望父母的路,那就多打打电话吧,好在微信视频能听声又能见面,多问候一下父母。父母给予我们生命,哺育我们成长,反哺父母是我们的责任。面对日益老去的父母,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尽力尽孝尽责。

家是婚姻的港湾。无论身在何处,心境如何,家永远是让人最牵挂最安心的地方。已经多长时间没有装饰家了。特殊时期,无处买花,水养菜心,装点居室,虽没有鲜花的芬芳,却有生命的活力,让家充满温馨,充满生气。

孩子是家族的传承,更是家的希

望。因为匆忙,少了与孩子的交流。趁此机会,放下手机,放下架子,平等地与孩子进行心的交流。我们的坦诚可以得到孩子更多的尊重,孩子的青春气息也会感染我们,使我们永远保有一颗年轻的心。

友情是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。童年的伙伴,学校的同学,单位的同事,或多或少都给予过我们帮助和鼓励,使我们人生路上多一份力量和自信。趁宅家的机会给他们打个电话,重续友情,感恩帮助。

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? 亲情友情爱情是生活必需品,真诚善良美好是人生的必备品。定期梳理情绪,时时安顿心情,也许宅家的那段时间,会有很大的收获。

宅家生活,安顿心情,可心情总平静不下来。疫区令我揪心,疫情使我揪心,病人让我揪心。好在我们以举国之力,应对疫情。我们有担当的科学家,有无畏的医务工作者,更有无私的人民,赢下这场战“疫”,指日可待。

祈福中国,祈福武汉,祈福患者,祈福我们的医务工作者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人生智慧

抗疫主题网上猜谜活动

■苏才果 文

控江一村居委会会有一个近70人的群,群里退休老人居多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小区进行了封闭式管理,春节假期作了延长,还有不少单位推迟了复工日期,因此,居家老人有子女陪伴,并不感到寂寞。随着疫情的积极变化,许多单位开始复工了,这样,在家的老人既不宜外出活动,也不能去暂停开放的小区老年活动室活动,就感到寂寞无聊了。

我对居委会干部说,我们可以搞个“抗新冠肺炎主题网上猜谜活动”,一来宣传抗疫知识,二来活跃宅在家中老人的文化生活。居委会干部表示赞同,并说猜对一条奖励一只口罩。

我作了十几条谜,分作三天猜。起先,居委会同志还担心是不是

有人来猜? 冷场怎么办? 不料,活动第一天就猜得很热闹,在猜的过程中,我与大家进行互动,回答大家的问题,对猜中的我给他点赞,对猜错的,我也说明为什么不对。

有位同志四个字的谜底她猜中了其中两个字,我就鼓励她加油,最终她猜对了,非常高兴! 每天猜谜结束后,我再将每条谜作一番解释,即谜面和谜底是如何扣合的。大家说,这种做法很好,并希望以后在节日期间也搞点这种网上猜谜活动。下面我选六条谜并作剖析:

一、人人都戴口罩(打一字)。

谜底: 徊。人人扣合双人旁(彳),口罩一般都是方形的(口),把这个大口罩在口字上,就是个“回”字了,这是用象形法制谜,双人旁加上回便成为“徊”了。

二、勤洗手、多通风、戴口罩、少

出门、不聚会(打篮球名词四字)。

谜底: 二三联防。谜底要顿读成“二三联、防”。即二与三加在一起为五,正好切谜面的五种做法,防,预防。

三、为解放军战士鼓掌助威(打一抗疫口号)。

谜底: 武汉加油。“武汉”别解为“武装的男子”,鼓掌助威即“加油”。

四、入洞夏眠(打一传染病名词)。
谜底: 潜伏期。谜底中的“伏”要理解为大伏天的“伏”,以切谜面的“夏”。

五、居家隔离不出门(打一字)。
谜底: 闪。这一条很好理解,即“人在家(门)中”之意。

六、戴上口罩,套上面罩(打内蒙古地名)。

谜底: 包头。这一条也好理解,即把“头”包起来之意。

呀! 现在这个东西交关宝贝,保命的呀……”

过两天又有小姑娘说:“现在去超市这种地方戴一只还觉得不保险,要戴两只,口罩用了哈结棍,像吃一样!”

每每这时候我都要站出来向众人解释一下,现在口罩是紧缺物资,政府正集中力量组织生产,后续会好转的。

“是的是的,现在有的用已经蛮好了,要求不要高,后面一定会更好的。”

我们的人民群众是那么可爱,虽然有点小情绪,但都能对现状表示理解,积极配合领好口罩。

看到前一阵的视频哇? 我们的魔都,在疫情时期,保持街面如此的安静,真的堪称神奇! 关键时刻,人民群众绝对是模子,绝对响应号召,乖乖呆在家里不添乱! 不得不佩服我们政府的宣传有力,市民的良好素质!

如果没有和口罩的亲密接触,就看不到这些可爱的居民们,虽然有些小插曲,但深爱这座城市。

岁月悠悠

夜行列车

■杨庆云 文

这里说的“夜行列车”,当然不是卧铺,更不是高铁和动车,而是绿皮车的硬座。凡是通宵坐过绿皮车硬座的旅客都有体会:又慢又挤又不舒适,到后半夜,睡意袭来,坐也坐不好,躺又不能躺,那种滋味无法言表。但在以前,绿皮车是人们南来北往的主要交通工具,而且出于经济原因,许多人往往选择硬座。

第一次乘坐夜间硬座,还是在我小学二年级时,寒假里的一个傍晚,收到祖父病危的电报,全家当晚从上海老北站乘沪杭线的慢车赶赴杭州。那是真正的慢车,每隔10公里左右,停一个小站,从上海到杭州足足开了近六个小时。摇摇晃晃的车厢,昏暗的黄灯,催人欲眠,却又无法真正入睡。后半夜,肚子饿得要命,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携带旅行食品的概念,其实也没有那种经济条件。天还没亮,车到杭州,在城站(杭州火车站的习惯叫法,现在杭州人还称之为城站)附近,掀开一家小店的棉门帘,父亲带我们吃早点,一碗咸豆浆,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次美食。

1966年,和全国许许多多的学生一样,我也参加了“大串联”,从南京到北京的“红卫兵”专列,满满当当,几无插足之地。开开停停,共四天三夜,仗着年轻,没有坐过。实在挡不住的时候,也爬到行李架上,却又怕一翻身掉下去,不敢入睡。后来,索性钻到座位下面,死睡了几个小时,中间脑袋一阵剧痛,顾不及,又昏沉沉地睡过去,后来想想,大概是被谁踢了一脚。

再后来,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,数次前往浙江衢州,那时的火车票相对来说,贵得出奇,从上海到衢州,所谓快车,行驶9个小时,硬座是10元钱,如果用工资收入进行对比的话,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以上! 要知道,那只是无空调的绿皮车硬座,卧铺当然是更乘不起。几次前往都是夏天的夜行车,只能开着车窗,那时的火车头是蒸汽机车,一个通宵,吹

得满头满脑的都是煤灰。

翌晨,列车穿行在金衢盆地,远处青灰的山峦飘浮在薄雾之上,绿荫环绕的村庄炊烟袅袅,映着天色的晶莹溪流,快速地从窗外闪过……以致多年后乘坐火车,每当黎明时分,总是回想起这般意境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赴厦门旅游,当时上海到厦门需三十多个小时,半夜停三明站,火车很挤,从车窗爬进来一个小伙子,卖鸡腿茶叶蛋,价格高且有点强卖的腔调,没人搭理。几分钟后,列车即将启动,他骂骂咧咧地又从我旁边的窗口爬了下去,不料一转身,敏捷地抓起我放在桌上喝茶的玻璃杯使劲扔了进来,直接砸到对面的窗玻璃,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窗玻璃粉碎,幸好没有伤到人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暑假,与妻携女上北京旅游,当时已经有了空调车,称“新空调车”。半夜里空调强劲,只能把座椅套扯下来盖在女儿身上御寒,而我则跑到车厢一端的茶炉前烤火——当时火车上的开水炉不是电热的,是靠烧煤的。

真是出了钞票活受罪! 回程时还是选择了没有空调的绿皮车。

最后一次通宵乘坐绿皮车硬座已经是2007年元月了。临时急需出差到江西新余,正值春运,卧铺票是别想了,能买到硬座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。

入夜,过道的地上坐满了回老家的人,挤得满满当当,随着列车的摇摇晃晃,满车厢的人都昏昏欲睡。

列车在向塘的时候,又上来许多人,车厢里已是水泄不通,根本无法再通行。

黎明时分,眼看要到新余了,我提前站起来,努力在人山人海中跋涉。快到车门口时,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! 没办法,只能踩着别人的行李爬过去,“啪”的一声,一个劣质的拉杆箱被我踩裂了,“你踩坏我的箱子啦!”一个姑娘的声音尖叫起来。然而,混乱之中,哪里还顾得上? 车门开了,我逃命般从火车上冲了下来,回望天际,已是东方既白……

虽然现在出行,飞机和高铁已是当然选择。然而,那夜行列车中的世相万千,早已化为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,一种魂牵梦萦的情结。



生活明朗,万物可爱。 ■周琳

意犹未尽

口罩那些事儿

■周斌 文

口罩,在我的认识里,只是平时抵雾霾、防日晒、抗寒风的“小可爱”。谁成想,新年伊始,竟成了全民置办的“年货”、人见人爱的流行单品。更意外的是,作为机关下沉一线、参与防疫的我,会和口罩来了场见证历史的密接。

受控江路街道委派,我主要协助几个定点药房的口罩派发。每天的工作除了口罩还是口罩,看似枯燥,其实不然。

那些日子里,每天到岗之时,清一色间隔一米线的北欧式排队阵势映入眼帘,那绝对是最晨的一道风景线。随着药店的开张营业,原本安静、有序的队伍开始喧嚣起来。在等候的闲暇中,人们时不时谈论点什么。

“依晓得哇,今朝开始复工了,上

海要闹忙来!”

“哦哟,格哪能办? 人一多,就危险了呀。”

“哎呀,不要紧的,政府有严密的防范措施,不会让大家摒在家里的功夫白费的,放心,阿拉大上海绝对来塞的。”

听着居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,对当下疫情的关注,绝对的上海特色呀……时间长了,居民晓得我是来协助工作的,时不时也会对我吐个槽。今天这个爷叔说:“这位同志呀,你好向上头反映伐啦,口罩太少了,老清老早来排队只领5只,性价比太低了,也勿够用呀,出门要排班,看看手里的口罩,几天可以出趟门? 要变强迫症了呀。”

明朝那个阿姨讲:“小同志啊,依看呀,虽然领了口罩,但出门要戴只伐,莫名一只口罩就么了,心痛